

但見其常懷然也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此
又為學者設漁父有道者也吾尊其道所
以敬之

褚氏管見漁父或謂沈嘉為舟五湖屈
原澤畔所逢者竊謂亦不必泥其人但
隱德藏輝潛身湖海若太公望嚴子陵
張志和陸龜蒙之徒其間有併姓名俱
隱者豈得而盡考緇帷言林木茂密暗
如帷幄因以為名南華寓言於漁父孔
子問答與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意同
蓋孔子為人心切則經世迹著所以人
得而擬議故漁父告之以去疵遠患修
身守真而還以物與人夫名亦物也造
物者所靳過分則忘之真者在己之良
貴外物不足比人而不知貴真則中無
所主祿祿而受變於俗也宜矣畏影惡
迹及強哭強怒二喻甚精當事觀則慈
孝以下一段大有益於治道有以見漁
父亦非獨善其身者用舍有時耳孔子
聞言而悟願棄所學而卒受教蓋治世

有為者聞無為之益不得宗焉刺船
而去示過化而無留迹待水波定不聞
擊音而後敢乘則一聆至言心悅誠服
其人雖往敬猶存也凡漁父所言明世
俗之知孔子者不過如此特其行世之

迹耳唯南華得夫子之心指其迹而非
之則所謂真者可默契矣世人多病是
經營孔子余謂南華之於孔子獨得其
所以尊之妙正言若反蓋謂是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九 傳二

武林道士 褚伯秀學

列御寇第一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
人曰異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
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
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
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漿人
特為食漿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
權也輕而猶若是況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
而和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
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
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
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處之乎願立有間不言
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蹀足走暨乎
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樂乎白已矣吾固告
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
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
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與汝遊
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其悟

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愚無能者無所求
食而遊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遊遊者也

郭註漿謂賣漿之家先錯言其欲已內不
解則外矜飾舉動盤辟而成光儀外鎮人
心內實不足以服物若鎮物由乎內實則

使人貴老之情篤也以美形動物則所患

亂生矣夫漿人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苟
不遺形則所在見保保者聚守之謂任平
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乃不相保先
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則真也必將有感

則與本性動也細巧入人為小言夫無其
能者唯聖人耳過此以下至於昆蟲未有
自忘其能而任眾人者也

呂註聖人被褐懷玉全其形生其藏身也
不厭深眇內誠不解則未能忘心誠發於

形而成光可謀而知非藏身之道也食於
十漿其半先饋是有以外鎮人心使之輕
乎貴老而重己則鑿其愚而自貽也鑿同
齋唯感而後應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乃能
使人無保也出異則藏用不密感豫則搖

而本性養心存神之太患故以莫告而小
言者為毒而莫覺其悟者不可謂之相孰
也孰言其重然而至於成為學者日益故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為道者日損去知巧
而復無能故泛若不繫之舟虛而遊遊者
也

疑獨註內未能解脫故見外而成光謀有
密察之意不能內隱其德故有外鎮之迹
則人皆逐外而輕乎貴老鑿者物碎而雜
亂之貌謂德性未造懸解而密察之心形

于外患由之而雜生矣夫漿人利薄權輕
猶競趨我况萬乘之主身勞知虛求賢為
助必將責我以功所以驚也善哉觀乎言
非徒見彼而能反觀也禮見尊者脫屣而
升堂戶外履滿言歸之者眾果為人所保

也發藥謂善言教人如藥治病夫列子能
盡性矣而未至於命未能遺形滅迹故為
人所保非列子使之保而不能使人無保
也經云使天下兼忘我難是矣物我兩忘
者物感則應焉用豫出異人之迹而使之

來感耶必且有感則搖動汝之本性外物
得以入之與汝遊者又莫汝告而以詭佞
入汝乃人毒也不能覺汝之迷曷為相孰
孰猶知也相知則孰矣巧知之人不免憂
勞非巧非知則無能而飽食遊遊汎若不
繫之舟也

碧虛註內誠不解心未虛形謀成光事威
儀也以外鎮人心使人畏其光彩輕乎貴
老而尊我恐其患亂生也實利不多而遇
我若此况萬乘之主乎主尚賢則其責任

不輕是以驚也戶外履滿人果保附垂訓
苦口猶醫之發藥有迹故人保附無心則
人莫知列子能不失德矣未能支離其德
也感物悅豫有心出異搖汝本性理何可
堪從遊之人皆出汝下忠告莫聞唯事巧

毒誰何明曉以相規戒哉且人來保汝不
求無為而必學巧知唯聖人知其然也故
虛懷無繫委任群材無勞無憂飽食遊遊
而已
虛齋云誠積於中而未化形容動成光儀

所以人敬之趙州云老僧修行無力被鬼神覷破即此意貴者老者人所當敬今反輕彼而敬我豈猶聚言其迹愈露則不能逃富世之患也賞譽之家敬我若此況為君者乎君方身勞知竭必將求我為用使效其成功此乃鑿其所患人將歸向保汝為師矣此保字便有不足之意看啟人之見又高一著古人坐席必脫屣而入急於迎啟人不及穿屣提之而走也不能使人無保汝即是使人忘我難而為用之言汝何以致此人感動悅豫若此汝必不能自晦平異出見乎外且搖動汝之本性尤無益也汝朋友又無相規正者則終身無所覺悟誰復問汝為如何巧者必自勞知者必自苦唯體道自然而不用其能則飽食嬉遊而已此段文歸結在一虛字上真奇筆也

也按列子居鄭園四十年人無識者則此五漿先饋當在居鄭之前然見饋漿而驚其察人檢已亦微矣戶外屣滿則是不能韜晦人爭趨而保附之汝為用此感悅之道出異以動人耶凡有以感入者必先搖其本性彼方從而化之又何說也我若無心鬼神莫能測況於人手汝之朋友又莫敢告徒以巧佞入人而汝莫覺悟何相熏蒸習熟若此古文熟與孰同爭任巧知以勞以憂無肯安於無能者此無能猶云無為也無為故無求飽食以遨遊汎若舟之不繫亦虛而已矣碧虛照列子本文作無多餘之贏

郭註翟緩弟名緩怨父助弟感激自殺死而見夢謂已能為儒又化弟令墨弟受已化而不能視已為良師遂便怨死精誠之至故為楸柏之實夫造物以下莊子辭也積習之功為報報其性不報其為然則習學之功成性而已豈為之哉彼有彼性故使習彼緩自美其儒謂已有積學之功而不知其自然也夫有其功以賤物者不避其親無其身以平往者貴賤不失其倫也穿井所以導泉吟詠所以通性無泉則無所穿無性則無所詠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穿詠之末功矜而有之不亦妄乎觀緩之謬以為學父任其自爾而知故無為乎其間也夫仍自然之能以為已功逃天者也故刑戮及之聖人無安無不安順

百姓之心所安相與異所以為衆人也
呂註緩自為儒而使第為墨以至相與辯
其父助翟而緩自殺皆其人而已若緩之
所以為儒翟之所以為墨則其人之天也
論其人則父子兄弟不一其身儒墨不同
其業論其人之天則一而已其父之所夢
者乃緩之天緩之天即其弟之天而緩不
自緩矣言彼之為墨天實使之良者受之
於性非學所能亦天而已謂其弟為而子
自謂已之天為良則忘其父子兄弟之辭
○
學儒而儒學墨而墨與緩之為柏實乃其
所以報皆天使之也而人不知所以使已
助人者未嘗異也乃以已為有以異於人
至於賤其親如緩之所為可不悲哉此與
齊人以井為己有而至於相梓者無異世
之不知其天而賤彼貴我者皆緩也原其
所以失性如彼者以其有知而已有德者
以不知所以全其天也況有道者乎有知
則通天通天倍情則不免於復是以古者
謂之通天之刑聖人安其所安衆人安其

所不安所安者天也所不安者人也
疑獨註呻吟誦詠之聲喪氏地名儒者之
成名必至於通天地人而後已吟詠三年
而得之者特其粗耳當時通儒已不可得
如緩者鄭國用之河澗喻澤及之遠三族
父母妻也緩之為儒第之為墨蓋因其性
分以充之而各以其術辯爭是非父助翟
而緩自殺又託夢於父謂教汝子為墨者
子也翟不能順已而父又助之予所以怨
死其真性已化為楸柏之實矣良如良心
○
良能之良知能與心皆出於真性謂之良
楸柏堅固後凋言為儒之性不可變人各
有一天學者所以充其可欲也造物之所
與人不能強無之造物所不與人不能強
有之此緩翟儒墨之分雖父之尊嚴兄之
愛友不可得而移蓋彼有一天使之如彼
也夫人之以其所見有異於人而賤其親
皆由學術之偏此雖人也亦有天存焉齊
人之并飲者相梓汲水而不知其源猶當
時為儒者執其末以爭是非學不至於命

則無由知其本有德者猶能以不知為知
而不自矜況為道者乎天刑謂命之自然
而不可逃緩乃欲適之莊子所以不取所
安者仁不安者不仁皆人道也若天道則
無安無不安乘理應時而已矣
○
碧虛註緩以積憤而自殺父以妄念而成
夢塚上楸柏成實言其堅貞不化鍾此歲
寒之實以為信也夫離曠之性本聰明故
造物報之以聰明彼性本有者報之於彼
形非緩自能為儒又能教第為墨也學者
○
爭教而相辯無異井飲而相梓皆勝心所
使唯有德者則不欲人知又况為道者乎
道天之刑謂棄蔑天理而自就刑戮也聖
人安其鶴脰之長而不續鳧脰之短衆人
反此故天理人事悖矣
○
虞齋云阿潤九里澤及之廣以其餘資使
第從墨學學不同而論異父愛翟而助之
緩怨父而自殺遂見夢於父曰資給汝子
為墨者我之餘澤也今爭而致殺何不視
我家上松柏已成實矣言其死之久良是

琅音浪家也莊子從而斷之曰緩謂己能使弟為墨而不知造物於人自有報應之理不以人之能者為應而以人之得於天者為應彼學墨而墨是造物以其天應之非汝以人力資給而成也彼故使彼上彼指造物下彼指其弟夫人謂緩也齊人之井飲相梓私有其水所見與緩同夫有德者以造物為不可知而況得道者乎適謂棄其天理刑謂得罪於造物也

○ 人各有正性得之於天而不可移緩之為儒翟之為墨皆天性本有假學以成之耳儒師堯舜墨師大禹皆學於聖人儒主中庸墨則流於兼愛過猶不及故聖門不取焉當時儒墨並行皆足以致貴顯緩乃自謂己能為儒又能使弟為墨以此自多二教指趣不同遂相與辯其父不能禁之以理而偏助翟為緩者當順處而徐悟之天性無不復之理何遽至怨父而自殺其所損亦多矣餘憤未消猶見夢於父謂何不試視己冢上

其精靈已化為楸柏之實實猶質也言其堅貞不變真性猶存莊子於是斷之曰造物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報猶復天言性也緩之化為異物不復其形矣而能見夢以自陳其性未嘗滅也彼故使彼結上文言人形非久性必有歸一念所存不可泯也緩以怨憤而死性猶不滅而化為堅貞之木然則養生得理盡年遺累順化而復初者其真性所歸當如何哉鄭人之為楸柏語之似怪按夸父之生鄧林則亦或有之蓋有情無情生化何極舉不離乎形器之變幻人處其中而不自知所以與之俱化若知有所謂無形而不變者則不受物化而化能物矣夫人至皆緩也所以責世儒之陋所見若是何望其通三才而理萬物有德者以不知言緩所以失道為有知而分別耳渾然不知所以全其天也遁天之刑訓解不一詳下文所安所不安即其證或析為別章遂

至經意不貫言緩遁逃自然之理而棄背父子兄弟之天是不安其所安怨憤而自之於刑戮是安其所不安也南華以遁天之刑一語結緩之公案所以為後世不安天理而狠復自戕者之戒云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九